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任香初

任香初，粵之廉州人。世家子也。父以名孝廉出宰雲南之蒙自縣，地界蠻徼，荒寂無比。縣以大山為屏蔽，層巒疊嶂，高插雲表。當生父攝縣篆時，孤身獨往，戒其家人曰：「此地非汝等所宜至。方今西氛不靖，羽檄交馳，越境毗連，危如累卵。余以一身犯難，設有緩急，可以自解；倘挈細弱，適增余累耳。」生請從行，亦不許，僅與四僕偕行。抵滇界，二僕以病遣歸。既抵大理，上謁大憲，立請憑赴任所。大憲頗以為能。期年而境大治，居報最列。遇民教相涉事，必秉公研鞠，無所偏。以是邊徼西人，亦懾威而感德焉。旋以戎事告警，生父慨然白大憲，願督土兵出駐保樂，以為聲援。大憲壯之，欲助以營卒千人，生父躬臨校場，親自簡閱，笑曰：「此皆廢民耳，不可用也。」僅擇二□人為親兵，備前驅。所謂土兵者，乃生父遴選邑中丁壯，朝夕訓以行陣，習步伐，演槍炮，命中及遠，發無不勝，洞堅摧剛，爭先恐後。馳至越界，適遇海盜群集。眾皆願與死鬥。生父曰：「是不可徒以戰也，當以計取之。」乃單騎造其營門，呼盜魁出與語，謂之曰：「我捧大憲檄督兵駐此，將與犯我境者決一戰。汝亦朝廷赤子，何乃不助我而反助敵耶？」盜魁曰：「我之來此，固敵是求。將以出沒無常，制敵死命。今與君約：敵來請刻期夾擊，毋使其進雷池一步。」生父曰：「諾。」由此移營漸進，距境日遠。家中魚書雁札，阻不得達。

生以父耗漸疏，擬裹糧往尋。宣南之役，訛傳生父歿於陣中。生痛哭幾不欲生，願往之志益決。俄得父書，知已建營高平，閭市無驚，兵民相得，隱然為滇外方之保障焉。生友唐君聞之，饋以旅資五百金，且寄書勸之曰：「時方多事，吾輩未可高枕而臥。請纓繫虜，投筆從戎，夫豈異人任哉！生平所學，何事不乘此時有所建樹，後日悔之晚矣！」生得書，意氣慷慨，泣數行下，即日束裝，灑涕別母而行。抵蒙自，邑已有代者，小憩逆旅中。生見邑令，請導者俱行。邑令曰：「界外之路，崎嶇不易行。公子孱弱，何以堪此？雖有導者，奚益？」生堅欲去，不可片刻留。令曰：「令尊請餉之弁，月必三至。俟其來而同往，庶不至迷途耳。」生從之。越兩日，營弁果至，並得竹報，已知生戒途之日矣。臨行，令置酒餞生，祖帳殊盛。酒酣，令起持觴為生壽，曰：「令尊，天人也。老謀深算，東南群吏中恐無此人。願公子克繼家聲，益勳光彩。」

生行數日，皆在萬山中，危峰峻嶺，跋涉為艱。甫至平地，跨馬渡澗，忽聞山畔有鳴角聲嗚嗚然，自遠而近。方疑訝間，瞥見旗幟繽紛，槍械森耀，一女子戎裝乘馬，馳驟而至。時生從行者有土兵三四□人，亦持械列陣以待。一再相搏，眾寡不敵，遽奔。生適在後，遂為所擄，驅之至女子馬前。女子審之曰：「此中華文士也，何得妄加束縛？」亟命去繫。遂於身畔皮篋中取琉璃杯，傾葫蘆中佳釀授生曰：「聊以壓驚。」生視之，色紅，味甘而微辣。生愛向女自陳為蒙自邑令之子，此來省父於高平，「請即釋我，毋羈行躅。」女笑曰：「既邀君來，當顧敝戶小駐，願作平原□日之飲，豈能遽別哉？」生又言：「身陷於茲，此眾回營，當父念。」女曰：「易耳。君眾去尚未遠。」即拔三角小旗一付隊長曰：「悉拘之來。」須臾，眾至見生，皆作楚囚相對狀。女令生作書畀之曰：「一月後我自送之來營。」言竟揮手令去。令以馬乘生，並騎而行。謂生曰：「君以妾為何方人？」生曰：「當是越中豪族耳。」女曰：「非也。舊日龍家土司也。明季失國，避居此間。妾家山中良田萬頃，廣廈千間，富可與王侯埒。佃余田者，約數千人，皆以兵法部勒，每歲春夏習耕，秋冬講武。衣租食稅，足以自給；弋飛射走，足以自娛。二百年來安居樂業，越人不敢過而問焉。」

行□許里，峰回路轉，瞥睹村落。村之南有巨宅一，高凌霄漢，彷彿王者居。女偕生登堂，群來參謁。見生，咸訝其何來。女代述其故，並白生家世。眾曰：「任縣尊今之豪士也，定有才子，以光門戶。」頃之，女起入內。生聞庭除間有竊竊耳語者，曰：「疇昔之夢，今已應矣。是固前緣，亦由天定。一對璧人，洵稱佳耦。」旋有峨冠博帶似貴者狀，肅生入南軒。既設席，水陸畢陳，珍錯咸備。持觴酌生，情文優渥。三爵既獻，其人離席告生曰：「知君未婚，龍洞主願備君箕帚列。君其勿辭。」生曰：「此大事，非余所能自主，必告諸高堂。無父母之命而徒有媒妁之言，不敢聞教。」其人忻然笑曰：「然則待令尊一紙書來，即成合巹禮耳。」歷三日，前眾攜書至。生視之，固父手筆也。書中言女既材武技擊，備有眾長，且其麾下數千人，足以拔戟自成一隊，用之摧勁酋，禦敵眾，洵可收近效而著遠功。當今用人之際，附以婚姻，亦一時權宜之計也。蓋前日當生畀書之時，女款眾於別帳，仿生筆跡，改易其詞，故有此命也。既成伉儷，眷戀臻至。

山中有園一區，廣斥異常，樓台亭榭，巖壑陂池，曲折高下，無不引人入勝。女偕生日夕游其中，登山涉水，攬異探幽，幾莫窮其境。有時鳥語花香，泉流月照，生淒然輒動鄉思。女慰之曰：「如此風景，亦何以異於江浙哉？」生欲詣父所，女輒不可。生請益堅。但曰：「以夢卜之，決不可行。」生詢其故，則又亂以他詞。女亦工詩詞，願從不出以示生。一日，女偶赴鄰伴之招，生搜其畫篋，得數紙於亂絨叢線之中，則多作寡鵠離鸞語，酸楚不堪卒讀，因疑女必夫死而再嫁者。然回憶洞房情景，則固完璧也。俟女歸，枕畔微吟女詩。女泫然流涕曰：「今日妾之肝腸盡為君所識矣！三年之夢，應於一旦，欲不為君言，固不足以釋君之疑；欲為君言，亦不足令君信耳！」

明日，女置酒於浮綠軒。軒四面皆池，窗牖暢達，池中悉種碧菡萏，與葉同色，清風徐來，香氣遠徹。女斟酒盈杯曰：「請盡此者三，然後與君述舊夢。」「妾昔年夢在此軒中，荷花盛開，忽有白衣童子送酒至，羅列滿前。妾謂之曰：『初則有花無酒，今則有酒無客，奈何？』童子曰：『主人行且至矣。』頃之，有客頎然來，中華衣冠，形容俊爽，貌甚似君。長揖就坐，邀妾同飲。妾初拒之，繼不自知身之入座也。舉杯對酌，一罄數觥。客問妾『能歌乎？』妾以不能對。客乃自撥琵琶，歌《懊儂》一曲，響遏行雲，餘韻繞樑。客遂起別，拱手謂妾曰：『三年後再見君於此軒。』甫出過橋，失足墮池，妾遂驚覺。因就卜人詢之曰：『是夢也，吉凶焉在？』卜人既推卦旨，遂呈繇詞，斷謂：『客來遠方，得諧鸞鳳。翱翔雲路，和鳴鏘鏘。方期偕老，百歲永減。巢林隕風，雌失其雄。復仇報憤，血染沙紅。占爻觀象，先吉後凶。』今日此夢已驗其半，然則後事如何，要宜慎也。」生殊不以為意，一笑置之。

越數月，邊事已了，遂議撤師。生父部署土兵，飭令先歸，約生於交界處相見。生與女偕往，共宿驛館。行李輝煌，輜重之車約百輛，悉女奩贈資也。夜半，忽聞馬蹄蹴踏聲，若風雨驟至。生父欲出覘之。女曰：「是不可御也，不如從後奪門而走。」及出，則槍聲轟發，生父子同時命。女單騎逸去。蓋近處山賊偵知生挾重資，故來劫也。女歸集家中甲士，馳至半路邀擊之，悉殲焉。自此女守節終其身。女龍姓，鸞史其名。